



“X-L”

式联绵字及其字族

SHILIANMIANZIJIQIZIZU

周克庸 著

上卷

贵州人民出版社



“X-L”

式联绵字及其字族

SHILIANMIANZIJIQIZIZU

周克庸 著

上卷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X-L-”式联绵字及其字族 / 周克庸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221 - 08896 - 3

I. ①X… II. ①周… III. ①汉语 - 联绵字 - 研究
IV. ①H13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6442 号

“X-L-”式联绵字及其字族

周克庸 著

☆

责任编辑: 沈晓枫 孔令敏 史开杰

装帧设计: 费家勇

☆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贵阳快捷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37.5 字数: 580 千

☆

ISBN 978 - 7 - 221 - 08896 - 3 定 价/68.00 元(上、下卷)

序

去年4月中旬,周克庸教授撰写了《“X-L-”式联绵字及其字族》一书的写作提纲,随后便按照其计划,开始了他那艰辛却又充满乐趣的学术遨游。年底前,他如期完成了初稿的写作任务,接着又焚膏继晷虑殚思数月,将书稿反反复复增删修改了数遍。历时一年,这部近六十万字的专著终于定稿了。

早在2001年初,周教授就已经开始搜集和整理“X-L-”式联绵字的语料。记得他曾谈及自己何以热衷于这么“偏门”的课题研究,他讲的许多话已记不太清了,但概括起来无非就是想解决始终困扰着他的这么几点疑惑:为什么以单音节为主的古汉语会有数量如此庞大的“X-L-”式联绵词,这是否与古汉语曾存的在“XL-”式复辅音声母有着什么内在关联?许多“X-L-”式联绵词不仅相互间“音近义通”、语出同源,而且还与若干声母被限定了的单音节词具有同源关系,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古代文献中大量训诂难题会涉及所谓的“X-L-”式联绵字,在“记录语言”这一文字基本功能的实现途径上,联绵字与一般汉字又有哪些不同?在汉字文字学的视角下,“联绵字”具有哪些特点和规律……回答这些问题,解除这些疑惑,始终是周教授心头的一个梦。历时十年,这个梦终于可以圆了。

周教授是一位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情结很强的学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便在现实问题研究领域取得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成果,并经国务院批准成为终生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2001年调来我院后,因工作需要毅然回归中文专业。2008年,在负责学报工作的同时,周教授又担起新开设的文字学课的教学任

务,撰写了四十余万字的讲稿,边教学边修改,最终于2009年出版了《汉字文字学》一书。如果说那部书的出版见证了他学术转型过程之艰难的话,那么这部即将出版的《“X-L-”式联绵字及其字族》一书,则是其已成功实现学术转型的有力证明。

作为学人,周教授治学严谨到了丝丝入扣;而作为普通百姓,他却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出于“性情”,他十五岁初中毕业就支边去了新疆;出于“性情”,他无视学科界限只管随心所欲地在精神海洋中遨游;出于“性情”,他无比虔诚地拜倒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殿堂之下;出于“性情”,他“胆大妄为”不计后果硬去摸他打定主意偏要摸上一把的老虎屁股。早就有学术同仁劝告他说,古汉语复辅音问题太玄乎,那是个真正的“黑洞”,一不留神陷进去,就可能被吸尽毕生精力却一事无成。像这样绝对是出于好心的劝告,他却听不进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叫他是所谓的“性情中人”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也正是这“性情”二字,才使得作为学人的周克庸和作为普通百姓的周克庸,浑然统一成了一个完整的人。

周教授新著书稿既成,嘱我作序。一来未曾涉略过文字学研究,二来忙于杂务难得有空暇细读原稿,所以,由我来写这个序,从“学问评价”角度上肯定讲不出什么东西。之所以在匆匆浏览书稿之后,提笔写下这篇序文,一是为作者“登山唯恐不高”、“做事不遗余力”的志向和态度所感动;二是认为这本书视角新颖、新说叠出,思路完整、表达清晰,逻辑上亦能言之成理、自圆其说。至于作者于书中阐发的学术见解是耶非耶,书出版后自有学界同仁评议。而周教授无需扬鞭自奋蹄,其求索之志践志之行可嘉,故欣然命笔,书此为序。

彭少健

2012年4月于杭州下沙

目 录

序/彭少健

上 卷

第一章 “XL-”式复辅音声母与“X-L-”式联绵字…… (1)

一 “X-L-”式联绵字为古汉语曾存在“XL-”式复辅音声母

提供的例证…………… (1)

(一)关于“XL-”式复辅音声母和“X-L-”式联绵字…………… (1)

1. 关于“XL-”式复辅音声母…………… (1)

2. 关于“X-L-”式联绵字…………… (2)

(二)汉字为古汉语曾存在“XL-”式复辅音声母提供了

例证…………… (2)

1. 一般汉字所提供的例证…………… (3)

2. “X-L-”式联绵字/词的大量存在,为古汉语曾存在

“XL-”式复辅音声母提供了佐证…………… (19)

二 “XL-”式复辅音声母向单辅音声母转化的三种式样和六种

结果…………… (36)

(一)“XL-”式复辅音声母向单辅音声母转化的三种式样…………… (36)

1. 存头去尾式	(36)
2. 去头存尾式	(36)
3. 头尾俱存式	(37)
(二) 三种转化式样带来的六种演变结果	(37)
1. “X-”式	(37)
2. “L-”式	(37)
3. “X-L-”式	(38)
4. “L-X-”式	(38)
5. “x*-L-”式	(38)
6. “X-l*-”式	(40)
(三) “XL-”式复辅音声母向单辅音声母转化的六种演变 结果举例	(43)
1. “XL-”式复辅音声母向单辅音声母转化的三种直接 演变结果举例	(43)
2. “XL-”式复辅音声母向单辅音声母转化的三种间接 演变结果举例	(56)
第二章 “X-L-”式联绵词与“X-L-”式联绵字	(64)
一 “X-L-”式联绵词的特点及其判断方法	(64)
(一) “X-L-”式联绵词的特点	(64)
1. 联绵词的一般特点	(64)
2. “X-L-”式联绵词的特点	(65)
(二) “X-L-”式联绵词的整合判断法	(68)
1. 语音形式	(69)
2. 音义关系	(70)
3. 书写形式	(72)
4. 其他	(73)
5. 附 运用整合法判断“X-L-”式联绵词示例	(75)
二 “X-L-”式联绵字	(87)

(一)“X-L-”式联绵字的定义	(87)
(二)“X-L-”式联绵字的特点	(89)
1.“X-L-”式联绵字的语音形式特点	(89)
2.“X-L-”式联绵字的字形特点	(90)
3.“X-L-”式联绵字的形声义及其记录联绵词途径的特点	(90)
4.附论 联绵字对汉字“记录语言功能”之根本途径的突破	(91)
(三)“X-L-”式联绵字形、声、义的变化	(93)
1.“X-L-”式联绵字的字形变化	(93)
2.“X-L-”式联绵字的字音变化	(98)
3.“X-L-”式联绵字的字义变化	(102)
(四)“X-L-”式联绵字相互关系的几种类型	(105)
1.同音联绵字	(105)
2.异体联绵字	(117)
3.同源分化联绵字	(119)

第三章 “X-L-”式联绵字字族 (130)

一 “X-L-”式联绵字字族	(130)
(一)关于“X-L-”式联绵字字族	(130)
1.“‘X-L-’式联绵字字族”的定义	(130)
2.“‘X-L-’式联绵字字族”的构成要素	(130)
(二)联绵字字族成员归属的判断标准	(130)
1.字音比较	(131)
2.字义比较	(142)
3.源流系联	(145)
4.疏证比较	(147)
二 “X-L-”式联绵字字族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147)
(一)“X-L-”式联绵词词族的形成和发展,决定了“X-L-”式	

联绵字字族的形成和发展	(147)
1. 语音方面的原因	(148)
2. 语义方面的原因	(148)
3. 书面语言影响方面的原因	(148)
(二)联绵字“记录语言功能”实现途径的特殊性,导致了	
“X-L-”式联绵字字族的形成和发展	(149)
1. 联绵词书写形式的“字无定体”	(149)
2. 联绵字向汉字“形义对应”特点的靠拢	(150)
3. 语音、字音的变化,导致联绵字新书写形式的产生	(153)
第四章 “X₁-L-”式联绵字举要	(155)
一 “举要”说明及凡例	(155)
(一)举要所收“X ₁ -L-”式联绵字的语音形式	(155)
1. 正例	(155)
2. 变例	(155)
(二)关于“X ₁ -L-”式联绵字举要的说明及凡例	(155)
二 “X ₁ -L-”式联绵字举要	(156)

下 卷

第五章 “X₂-L-”式联绵字举要	(293)
一 “举要”说明及凡例	(293)
(一)举要所收“X ₂ -L-”式联绵字的语音形式	(293)
1. 正例	(293)
2. 变例	(293)
(二)关于“X ₂ -L-”式联绵字举要的说明及凡例	(293)

二 “X ₂ -L-”式联绵字举要	(293)
------------------------------------	-------

第六章 “X₃-L-”式联绵字举要 (433)

一 “举要”说明及凡例	(433)
(一) 举要所收“X ₃ -L-”式联绵字的语音形式	(433)
1. 正例	(433)
2. 变例	(433)
(二) 关于“X ₃ -L-”式联绵字举要的说明及凡例	(433)
二 “X ₃ -L-”式联绵字举要	(433)

第七章 “X-L-”式联绵字及其字族研究的意义 ... (531)

一 有助于继承和发扬“整合思维”的传统学术思维方法 ...	(531)
二 有助于深化古汉语复辅音声母问题的研究	(534)
三 有助于深化联绵词问题的研究	(535)
四 有助于深化“同源词”尤其是“同源联绵词”及“联绵词 与单音节词同源”等问题的研究	(539)
五 有助于深化“联绵字”问题的研究	(541)
六 有助于解决文字和训诂问题	(543)
(一) 宫、躬/躬、吕/吕的音义关系	(543)
1. 以牙音诸纽及其“声转”变体为声母的单音节词	(545)
2. 以来纽及其“声转”变体为声母的单音节词	(546)
3. 以牙音诸纽及其“声转”变体和来纽及其“声转” 变体为各自声母的双音节词	(546)
(二) “勃卢(物卢)”与“屈卢”	(548)
(三) “𪛗”和“铃”	(549)
(四) 说“牟卢”	(555)
(五) 说“俱旅”	(559)

(六)“踰阊而语”解	(563)
(七)“解果其冠”解	(564)
(八)“擢乱六律”解	(568)
(九)“簠簋”解	(570)
(十)“蛙律”、“嬰妮”与“鸛鹑”	(572)
(十一)“芘羸”未必是“芘羸”之误	(574)
(十二)语源试探:“马留”、“陀螺”、“奔儿娄”	(576)
主要参考文献	(583)

第一章 “XL-”式复辅音声母与 “X-L-”式联绵字

一 “X-L-”式联绵字为古汉语曾存在“XL-” 式复辅音声母提供的例证

上古时期汉语曾存在复辅音声母的假说,由英国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在其1876年出版的《汉字研究导论》中最早提出。1923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在《〈中日汉字分析字典〉序言》中指出,汉字形声字“络”与声符“各”互谐,是古汉语曾存在复辅音声母的有力证据。中国学者中最早提出古汉语曾存在复辅音声母的林语堂,于1924年发表《古有复辅音说》一文,对这一假说进行了论证,并得出古汉语曾存在[kl-]、[pl-]、[tl-]等复辅音声母的结论。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探索,目前,“古汉语曾存在复辅音声母”的观点,已逐渐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但在古汉语复辅音声母有哪些具体成分等问题上,迄今仍众说纷纭,尚无定论。

我们赞同“古汉语曾存在复辅音声母”的结论。至于古汉语复辅音声母有哪些具体成分,这的确是个很棘手的问题。不过,古汉语至少曾存在过“XL-”式复辅音声母,这点应当是较为可信的。“XL-”式复辅音声母存续时间较长,保存证据较多,所以学界对古汉语曾存在“XL-”式复辅音声母的这一判断,具有较高的认同度。

(一)关于“XL-”式复辅音声母和“X-L-”式联绵字

1. 关于“XL-”式复辅音声母

所谓“XL-”式复辅音声母,是指由辅音“X”(上古汉语声母中“牙音”、“舌音”、“唇音”等声类所辖诸纽的类型标志)和辅音“L”(来纽)组合而成的复辅音声母。

“XL-”式复辅音声母语音形式上的共同特点是:1)皆为由两个辅音组成的“二合式”复辅音;2)其第一个辅音为“X”,第二个辅音为“L”(其“倒言”式两个辅音的前后顺序则与正例相反)。

“XL-”式复辅音声母中的“X”,不是一个具体的辅音,而是某几个声类所辖辅音的共同类型标志。它包括上古声母中三个声类的辅音。这三类辅音又可分别以“X₁”、“X₂”和“X₃”为类型标志。

“X₁”包括上古汉语声母“牙音”所辖的见、溪、群、疑、晓、匣诸纽(及其声转变体)。由辅音“X₁”和辅音“L”组合而成的复辅音声母,为“X₁L-”式复辅音声母。

“X₂”包括上古汉语声母“舌音”所辖的端、透、定、照、穿、神、喻、审、禅诸纽(及其声转变体)。由辅音“X₂”和辅音“L”组合而成的复辅音声母,为“X₂L-”式复辅音声母。

“X₃”包括上古汉语声母“唇音”所辖的帮、滂、並、明诸纽(及其声转变体)。由辅音“X₃”和辅音“L”组合而成的复辅音声母,为“X₃L-”式复辅音声母。

“XL-”式复辅音声母,是对“X₁L-”式复辅音声母、“X₂L-”式复辅音声母和“X₃L-”式复辅音声母的统称。

2. 关于“X-L-”式联绵字

“X-L-”式联绵字,即记录“‘X-L-’式联绵词”的汉字书写符号。

“X-L-”式联绵词,是根据语音形式归纳出的一种联绵词类型。其语音形式特点为:前一音节以辅音“X-”为声母,后一音节以来纽为声母(其“倒言”式两个音节的前后顺序则与正例相反)。

(二) 汉字为古汉语曾存在“XL-”式复辅音声母提供了例证

汉字是用来记录汉语的、形声义三位一体的书写符号。汉字形声字(包括会意兼形声字)的声符(包括兼义声符)读音与该字读音的关系,一个汉字之不同音项间的读音关系,汉字使用中假借字与被假借字的读音关系,韵文中充当韵脚的诸字间的读音关系,“同源字”(包括单音节同源字、双音节同源字)间的读音关系等等,都以隐晦的形式曲折地记录下了古汉语读音及其变化的某些信息。因此,汉字一向是古汉语音韵研究的重要依据。在对“古汉语曾存在‘XL-’式复辅音声母”这一假说的论证中,汉字提供了大量的

例证。

1. 一般汉字所提供的例证

下面列举的字例,可为“古汉语曾存在‘XL-’式复辅音声母”的假说提供例证。

(1)古汉语曾存在“X₁L-”(即牙音诸纽+来纽)式复辅音声母的例证

上古汉语声母的“牙音”,含见、溪、群、疑、晓、匣等声纽。“X₁L-”式复辅音声母的成分,包括见纽+来纽、溪纽+来纽、群纽+来纽、疑纽+来纽、晓纽+来纽、匣纽+来纽等。

见纽+来纽例证如下:

角:声母为见纽(《唐韵》“古岳切”),又为来纽(《集韵》“卢谷切”,音“禄”;《音学五书》“良拒切”,音“虑”)。

《诗经·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史记·刺客列传》:“天雨粟,马生角。”扬雄《太玄经》:“喷以牙者童其角,挥以翼者两其足。”崔骃《杖颂》:“用以为杖,饰以犀角,王母扶持,永保百禄。”在这些韵文中,“角”须读“卢谷切”,方合韵脚要求。

“𧈧/𧈧”,乃五音“宫、商、角、徵、羽”之“角”的后起分别字。《集韵》:“𧈧,卢谷切,音‘禄’。东方音也。同‘𧈧’……本作‘角’。”这就是说,“角”字又有“禄”(声母为来纽)音。

——“角”之声母兼见、来二纽的事实表明,上古时期,“角”可能曾以“见纽+l-”为复辅音声母。

各:声母为见纽(《集韵》“刚鹤切”,《韵会》、《正韵》“葛鹤切”,音“阁”)。被用为“落”的假借字(甲骨卜辞借“各”为“落”。《康熙字典》:各,“《字汇补》:借作部落之‘落’,见诸葛铜铛”。《金石录》诸葛亮铜铛文,“各”借作部落之“落”)和“洛”的假借字(《康熙字典》:“《字汇补》引沈括《笔谈》:各‘又借作洛’。《石鼓文》:‘大车出各’”)。

以“各”为声符的形声字,既有声母为见纽者(如格、阁、骼、咯等),又有声母为来纽者(如洛、骆、络、赂、路、酪等)。

——声母为见纽之“各”与声母为来纽之“落”、“洛”相通,“各”可充当声母为来纽的形声字之声符等事实表明,上古时期,“各”可能曾以“见纽+l-”为复辅音声母。

果:声母为见纽(《正韵》“古头切”,音“裹”),字又通“裸”(《广韵》:果,“赤体也”)、通“羸”(《周礼·春官·宗伯》:“龟人掌六龟之属,东龟曰果属。”按:果属,即羸属)。以“果”为声符的形声字“裸”、“羸”之声母皆为来纽(裸,《唐韵》“郎果切”,《集韵》“鲁果切”;羸,《广韵》“郎果切”,音“裸”)。

——“果”(声母为见纽)充当声母为来纽的“裸”、“羸”等字的声符并与这些字相通等事实表明,上古时期,“果”可能曾以“见纽+l-”为复辅音声母。

溪纽+来纽例证如下:

悝:其两个音项之声母一为溪纽(《唐韵》“苦回切”,音“亏”),一为来纽(《广韵》“良士切”,音“里”)。

——“悝”之声母兼溪、来二纽的事实表明,上古时期,“悝”可能曾以“溪纽+l-”为复辅音声母。

考、老:二者字义互训(《说文》:考,“老也”。又:老,“考也”),据甲骨文,二者实由同一个字分化而来。

——由一字分化而来的“考”、“老”,声母分别为溪、来二纽的事实表明,上古时期,作为“考”、“老”所由分化之共同源头的音节,可能曾以“溪纽+l-”为复辅音声母。

珂:其两个音项之声母一为溪纽(《集韵》“丘何切”,同“珂”),一为来纽(《唐韵》“来可切”,《集韵》、《韵会》“朗可切”,音“裸”;《集韵》“笼五切”,音“鲁”)。

——“珂”之声母兼溪、来二纽的事实表明,上古时期,“珂”可能曾以“溪纽+l-”为复辅音声母。

群纽+来纽例证如下:

咎:声母为群纽(《集韵》、《韵会》“巨九切”,音“舅”);以“咎”为声符的形声字“绌”,声母则为来纽(《集韵》“力九切”,音“柳”)。

——以群纽为声母之“咎”充当声母为来纽的“绌”字之声符的事实表明,上古时期,“咎”可能曾以“群纽+l-”为复辅音声母。

寥:声母为来纽(《广韵》、《集韵》“力救切”,音“遥”;《集韵》“力吊切”,音“料”;《集韵》“力竹切”,音“六”),以“寥”为声符的形声字,其声母既有为群纽者(如廖等),又有为来纽者(如寥、廖、戮等)。

——以“寥”为声符的形声字声母兼群、来二纽的事实表明,上古时期,“寥”可能曾以“群纽+l-”为复辅音声母。

娄:声母为来纽(《集韵》、《韵会》“陇主切”,音“缕”),以“娄”为声符的形声字,声母既有为来纽者(如缕、篓、楼、搂等),又有为群纽者(如窈等)。

——以“娄”为声符的形声字声母兼群、来二纽的事实表明,上古时期,“娄”可能曾以“群纽+l-”为复辅音声母。

疑纽+来纽例证如下:

鱼:声母为疑纽(《正韵》“牛居切”,“御”平声),而以“鱼”为声符的“鲁”字声母为来纽(《广韵》“郎古切”,《集韵》“笼五切”,音“虏”)。

——声母为疑纽之“鱼”充当声母为来纽的形声字“鲁”之声符的事实表明,上古时期,“鱼”可能曾以“疑纽+l-”为复辅音声母。

乐:其不同音项之声母一为疑纽(《正韵》“逆角切”,音“岳”),一为来纽(《唐韵》“卢各切”,《集韵》、《韵会》、《正韵》“历各切”,音“洛”;《集韵》“力照切”,《正韵》“力召切”,音“疗”;《韵补》“卢谷切”,音“禄”;《唐韵》“鲁刀切”,音“劳”)。

——“乐”之声母兼疑、来二纽的事实表明,上古时期,“乐”可能曾以“疑纽+l-”为复辅音声母。

晓纽+来纽例证如下:

𪔐:声母为晓纽(《唐韵》“荒乌切”,音“呼”),而以“𪔐”为声符的“𪔐”字声母为来纽(《唐韵》“洛乎切”,《集韵》、《正韵》“龙都切”)。

——声母为晓纽之“𪔐”充当声母为来纽的形声字“𪔐”之声符的事实表明,上古时期,“𪔐”可能曾以“晓纽+l-”为复辅音声母。

釐:其两个音项声母一为来纽(《广韵》、《集韵》“里之切”,《韵会》“陵之切”,音“离”;《集韵》“落盖切”,音“赉”;《字汇补》“同‘莱’”),一为晓纽(《集韵》、《正韵》“虚其切”,音“僖”。扬雄《甘泉赋》注:“釐,读若‘禧’”);“釐”,与“僖”、“禧”相通假(《汉书·文帝纪》:“祠官祝釐。”注:“如淳曰:福也。师古曰:本作禧,假借用。”《史记·齐太公世家》:“鲁人更立釐公。”《春秋》作“鲁僖公”,集解引徐广曰:“《史记》‘僖’字皆作‘釐’”)。

——“釐”之声母兼晓、来二纽且可与声母为晓纽之“僖”、“禧”相通假等事实表明,上古时期,“釐”可能曾以“晓纽+l-”为复辅音声母。

匣纽+来纽例证如下:

立:声母为来纽(《广韵》、《集韵》、《韵会》、《正韵》“力入切”,音“力”),却又与声母为匣纽的“位”相通(《康熙字典》:立,“于贵切。同‘位’”。《周礼·春官》:“小宗伯掌神位。”注:“故书‘位’作‘立’。”郑司农云:“古者‘立’、‘位’同字”)。

——声母为来纽之“立”与声母为匣纽之“位”相通的事实表明,上古时期,“立”可能曾以“匣纽+l-”为复辅音声母。

檻:声母为匣纽(《唐韵》“胡黯切”,《集韵》、《韵会》“户黠切”,音“舰”),却又与声母为来纽的“濫”相通(《庄子·则阳》:“同檻而浴。”注:“一作‘濫’。”《康熙字典》:檻“与‘濫’通。浴器也”)。

——声母为匣纽之“檻”,与声母为来纽之“濫”相通的事实表明,上古时期,“檻”可能曾以“晓纽+l-”为复辅音声母。

(2) 古汉语曾存在“X₂L-”(即舌音诸纽+来纽)式复辅音声母的例证

上古汉语声母的“舌音”,含端、透、定、照、穿、神、喻、审、禅等声纽。“X₂L-”式复辅音声母的成分包括:端纽+来纽、透纽+来纽、定纽+来纽、照纽+来纽、穿纽+来纽、喻纽+来纽、审纽+来纽、禅纽+来纽等。

端纽+来纽例证如下:

邾:声母为端纽(《唐韵》“陟输切”,《集韵》、《韵会》“追输切”,音“朱”),邾,曾以“娄”为“语余”音缀(《左传·隐公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公羊传》作“邾娄仪公”。《说文》:邾,“江夏县。从邑朱声”。段玉裁注:“盖此地古名邾,鲁附庸国,古名邾娄。”《左传·隐公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注:“邾人语声后曰‘娄’,故曰‘邾娄’。”《礼记·檀弓》:“邾娄复之以矢。”释文:“邾人呼‘邾’声曰‘娄’,故曰‘邾娄’”)。娄,声母为来纽(《广韵》“洛侯切”,《集韵》“郎侯切”,《正韵》“卢侯切”,音“楼”;《集韵》、《韵会》“陇主切”,音“缕”)。

——“邾”又称“邾娄”的事实表明,上古时期,“邾”可能曾以“端纽+l-”为复辅音声母。

剡:其两个音项之声母一为端纽(《唐韵》、《集韵》“当侯切”,音“兜”);一为来纽(《唐韵》“洛侯切”,音“楼”)。

——“剡”之声母兼端、来二纽的事实表明,上古时期,“剡”可能曾以“端